

# 因為被愛，所以會愛

樹華 2018 年感恩午餐會特刊  
2018 年 12 月 9 日

## 感言

樹華教育基金會自1995年成立以來，至今已經走過了23個年頭，共捐款1,000多萬美元，幫助了中國農村貧困而優秀的學生近萬人。現在，越來越多的樹華學生已經成才立足並開始在各行各業發揮積極作用。一些學生開始申請做樹華的輔導員，用自己的經歷鼓勵幫助學弟學妹；一些學生開始向社會捐助財物，或者通過樹華資助學生。我們很欣喜地看到他們中間很多人走上了教師崗位，成為工作在農村教育第一線的“人民教師”。這些樹華學生把樹華的愛“深藏於心”，他們很努力，盡量讓自己做得更好，盡量去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自動地“把樹華的大愛精神傳播開去，為孩子們、為學生們提供一片燦爛的天空”。

因為被愛，所以會愛！從他們的身上，我們看到了愛的示範力量，愛的傳播能量。學生們通稱樹華輔導員、義工和捐款人為樹華人。樹華人20多年來扎扎實實的助學工作，不僅為學生們送去了經濟上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用行動默默傳遞了一種感恩生活反哺社會的大愛理念。讓我們欣慰的是，愛的種子在深根發芽，用愛澆灌的小樹在長大成林。

本刊收集了五位2003年畢業於貴州凱里民族師範學院的學生寫給樹華捐款人的信件。在他們信的字裡行間，滿滿都是對樹華人的親情。他們說“這些年和樹華斷了音信，就像斷了線的風箏，和基金會聯絡上了，有一種回家的感覺”。親愛的樹華學子們，樹華歡迎你們常回家看看！



樹華 2000 級師範專科學生



樹華學生雷紅的學生

## 因為樹華，所以幸福，所以追逐

【編者】姚敦科，樹華 2000 級的師範學生，在家鄉貴州黔東南三棵樹鎮浪寨村小學執教 8 年，現就職於貴州省凱里市教育局。重逢樹華人，如見老親人，竹筒倒豆子般地向樹華、樹華捐款人傾訴自己的過往今朝。他的語言質樸無華，他的故事頗有《湯姆沙耶歷險記》的跌宕。他在和樹華義工交流的微信中寫到：“是樹華改變了我的人生命運，一輩子感恩！謝謝充滿愛心的樹華人！♥♥♥ 有需要我的時候，我將全力以赴！”樹華人很欣慰成為了他生命中的“那道彩虹”。

### 姚敦科，貴州凱里（2000 年至 2003 年受助人。如果對外發表，請用化名）

“譬如我曾講過的吃煤的故事。……那是一噸龍口煤礦生產的優質煤塊，……我們不約而同地抽鼻子，因為我們嗅到了一種奇異的香味。彷彿是燃燒松香的味兒，又彷彿是燒烤土豆的味兒。我們的嗅覺把我們的目光吸引到那一堆亮晶晶的煤塊上。……我們抽動鼻子，像從廢墟中尋找食物的狗。……他揀起一小塊，王膽也揀起一小塊；他用舌頭舔舔，品咂著，眼睛轉著圈兒，看看我們；她也跟著學樣兒，舔煤，看我們。後來，他們倆互相看看，微微笑笑，不約而同地，小心翼翼地，用門牙啃下一點煤，咀嚼著，然後又咬下一塊，猛烈地咀嚼著。興奮的表情，在他們臉上洋溢。……我們驚訝地看到他們吞嚥。他們竟然把煤嚥下去了。……”

——摘自中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的《蛙》

親愛的樹華人！（十多年前讀師範時，我尊稱你們為敬愛的叔叔阿姨）：

對不起，唐突地摘錄了上面一大段話，浪費了大家寶貴的時間。窮——自己小時候深刻的痛，雖然沒有過像莫言寫的吃煤的經歷。人家說窮，通常用“家徒四壁”這樣的詞語來形容，而我曾有過四壁都沒有的時候，好在那年，同時深深感謝之前三年樹華的幫助，我工作了。

談談我結緣樹華之前吧。其實小時候天真爛漫無憂愁，玩是我的天性，儘管母親在我未明事之前就離我們而去，儘管我連母親的面容都記不得，不懂事的天性伴我走過了幼年、小學、初中。我出生於 1983 年末，那時父親年紀已過四十，無文化，家處偏僻山村，交通靠腿，上鄉里集市單程得走兩三個小時，光爬大山都要個把小時，生存靠田土，一畝多田幾分地，父親沒本事走出大山就只能常年操持著可憐的田土，一直相依為命的最親的可憐的父親於 2014 年因病不治去世。

因時代原因，父親的年代更苦，父親十幾歲時，父親的父親、母親（我的爺爺奶奶）便因餓飯相繼死去，聽父親說過，父親還吃過樹皮、草根——我沒吃過，我吃過難以下嚥的高粱飯，那是自己很小很小的某一年，不甚記得了，估計是發生了旱災或水禍吧。

記憶中，從小到大，父親沒買過幾件衣服給我，穿的幾乎是遠房親戚送的舊衣物。讀師範時，有同學說我的校服白而乾淨，其實是我兩三天兩三天就要換洗，因為也就只有兩三套衣服吧，不兩三天換洗，過幾天就沒法穿了，就這樣洗多了，看起來就白淨。小時候曾有過光腳板在野外到處跑，走多了，腳底下的石子完全對腳板沒有影響，只不過偶爾踩到柴草的刺，便有一下的刺痛，不過那也沒什麼大不了，拔開後又到處跑，有時刺斷半截在肉裡就要麻煩些，得花功夫慢慢把刺擠出來。小時候特別喜歡冬天，幾件單衣一雙破解放布鞋就能玩雪玩一整天，一到晚上就把濕鞋子放火上烤。

記得小時候很少生病，不過也難免不生病，父親的方法一般是燒燙的苦丁茶給我喝，或者讓我在被子裡捂出一身汗，一般還管用，最有印象的是右小腿的腿病，四五歲時吧，起初是長瘡，癢，自己便用手抓，抓著抓著，時間一長，皮肉就爛了，爛得一寬就同褲子粘在一起，癢得忍無可忍就又隔著褲子抓，就這樣越來越寬，整個小腿的正面一片都爛了，也不知過了多久，父親才帶我到集市找江湖醫生抓藥敷好的，有時感覺這事像在夢裡發生的。

人們說貓有九條命，我感覺自己也像隻貓一樣。年幼時，估計兩三歲，一個大白天，父親不在家，自己在家門前玩，玩著玩著玩到門前一塊水田的後坎邊，一不小心一頭栽到了水田裡，頭沒（mo）進了泥裡，幸好叔叔家及時發現，如今憶起也好像在夢裡。

小學年紀的一次野外砍柴火也遇到過一次驚險，因我們寨子不知什麼原因，分田地時沒分到樹林地，平時煮飯做菜就只能在野外砍些拇指粗的小柴火來燒，我小學四五年級估計就有了這項勞動，那次是在一處山崖溝邊砍柴火，因看見溝邊半崖上有較大的幾根柴火，於是心動，便設法爬到了十幾米高的半崖上，待把柴火砍完扔下崖底後，準備原路下去時發現自己出現了困境，崖下方有點懸空，伸腳難找到夠得著的地方，上方又無法上去，原來倚仗爬上去的柴火被自己砍去大部分，當時真成了自絕後路，心都在冒汗，但也沒辦法，自己最終還是抓緊柴草掛著爬下了山崖。

跟大家談個搞笑的吧，小時候自己洗鞋子，放在外邊曬太陽，晚上快洗腳了才想起需要自己白天洗的那雙鞋來穿，於是便摸黑去拿鞋，把腳洗淨擦乾後準備穿鞋，腳才伸進去一半，便感到一個動的東西在鞋裡，似乎還被扎了一下，自己驚嚇地趕緊伸出腳，剛伸出腳一隻指頭大的蜈蚣從鞋裡竄出來，我一看到便驚恐地叫了起來，父親聽到後一腳把蜈蚣踩死了。蜈蚣雖死了，可我嚇得不輕，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被咬，我之前都聽到蜈蚣毒很大，處理不當能毒死人的，我當時也沒跟我父親講咬沒咬到。後來腳也沒異樣，只不過我著實被嚇到了，以至於此後兩三年，我穿鞋前、穿衣前都要使勁抖，確認沒有異物後才敢穿，甚至煮飯時都要把鼎罐看清楚了才敢用。談到蜈蚣，又想到一個毒物——蛇。那也是讀小學時候吧，晚上，父親不在家，我一人在家，晚上躺在床上睡覺，快要睡著的時候，突然聽到窸窣窸窣的聲音，趕緊開燈一看，一條刀把粗的青蛇正掛在頭頂的房樑上，嚇得我跳出床鋪跳出房子，趕緊叫我叔家來趕。看來我完全是嚇大的。

說到驚嚇，我讀師範二年級的一個暑假，我完全被嚇死，因為死神降臨，死亡與我及父親擦肩而過。讀初中以後，我到鄉里中學讀書，便產生了生活費以及更高的學費，這些光靠田地，父親是無法供應了。通過到處打聽，父親拖著五十幾歲帶勞傷的身子來到礦山，開始了為一天幾塊錢、十幾塊的工資與礦石拼命，直到我讀師範二年級那年……

那年暑假，我也去同父親一起挖礦，鋁礦，露天挖掘，另有一對父子及一瘦高中年人，共五男人，我們把瘦高中年人叫做“姑爹”。我們的採掘都是原始做法，一般是先人工用鋼釵打爆破眼，炸藥爆破後掄大鐵鎚把大的礦塊敲碎，再用手一塊一塊搬運並堆砌到臨時修的泥巴公路旁，堆到足夠量時，老闆才來按量計算工錢並運去冶煉。

那是一個炙熱的中午，我們五人吃過午飯，休息片刻後，繼續到礦場幹活。我們在一堵礦牆下一字排開，各干各的，儘管我們汗流浹背，天公卻不作美，沒施捨半點雲彩遮陰。記得當時我正埋頭使勁搬一塊礦石，突然“轟”的一聲嚇得我一大跳，顧不得看顧不得想，本能的只顧往旁邊閃，驚魂過後，回頭一看……完了……姑爹被一堵門似大小的礦石正正地壓在身上，礦石碎了，姑爹流血了，頭髮凌亂和著血土，衣服破爛和著血土，“媽……媽……”嘴角流血、痛苦呻吟著，我心也凌亂了，看到父親、同伴趕緊去刨人，我也趕緊跑過去刨人，什麼都沒顧，只顧把他身上的碎礦石刨到一邊。父親和叔叔背起姑爹就匆忙跑醫院，並安排我急忙通知他家屬，我緊



繃著一顆心便跑去通知家屬……後來聽說，姑爹半路去世了……（寫到這裡，我的心又繃了起來……）

那以後，我們離開了礦場。

我不知道我這算不算九命貓，我知道我人生永遠有道彩虹——樹華。自己讀書雖然不怎麼用功，但一直很用心，成績一般都拿第一名。感謝老師們幫我申請到樹華基金會的資助，讓我結緣樹華；最主要感謝遠在美國的樹華恩人，是你們的資助解決了我讀師範的大部分學習費用，沒有你們的幫助我想我完全讀不下去，我很感激樹華，謝謝你們！有你們便有了師範十來個“優秀畢業生”之一的我，有你們便有了身披“教師”榮譽光環的我，有你們便有了在“幸福之路”上追逐的我。

相信你們也關心畢業後的我，我繼續向各位樹華恩人們匯報。

2003年7月我師範畢業，好像是十月份，我們凱里籍的師範生都參加了市教育局舉辦的競爭上崗考試，我以崗位第一的成績考到了三棵樹鎮浪寨小學，一所鄉村小學。之後的2014年1月份，我拖著漏水皮鞋到學校領到第一筆工資的時候，心裡別提多高興，668元，至今記得這筆工資，手裡拿著這筆巨款，我第一時間便給父親買了一條煙，過年時我又拿了一百塊錢讓父親置辦年貨，其餘的添置了一堆上班用品。2004年3月便正式踏上了講台，一去就上五年級，我把滿腔熱血送給了學生，我從學生眼裡看到了喜愛，我把自己所學傾注給了學生，學生給了我一次次感動。那年我滿二十歲，學生們十二三歲。那以後，我在浪寨小學任教了八年多。任教期間，有帶學生們野遊、野炊，有帶學生們辦晚會、辦畢業餐，有跟學生們一起勞作，有課餘時間教學生學電腦認世界……。自己也在業餘時間學業務、學電腦。或許因自己熟悉電腦，2012年8月被調到鎮中心校做財務工作，2013年考得會計證，2014年1月又被調到市教育局從事會計工作至今，2017年考得經濟師專業技術資格，現在在備考2019年的會計師。

我便如此，一路來，一路走，就讓學習與追逐相伴。

謝謝樹華！謝謝樹華的恩人！謝謝傾聽我這一堆口水話，不當之處請一笑置之。

2018年11月28日



後排左二是讀師範時的姚教科



姚教科帶過的畢業班學生

## 因為愛，所以愛

【編者】顧建勳，樹華 2000 級師範學生，現任貴州省凱里市三棵樹小學教師。當年因家庭子女眾多而致貧困，在求學倍感壓力之時和樹華結緣。用顧建勳自己的話說：“樹華基金會給予我的不僅僅是物質的幫助，更多的是給予我信心與勇氣。”因為愛，“所以盡量讓自己做的更好！”

### 顧建勳，貴州省凱里市教育局（2000 年至 2003 年受助人）

尊敬的樹華基金會的愛心人士們：

您們好！

非常感謝您們對我的關心和愛護，對我學習的支持和鼓勵，讓我有和其他同學一樣的機會在教室裡學習，有同樣的機會聽老師們傳授知識和教育，在學校里安心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標，努力實現自己的人生定航。

我先簡單地介紹下自己，我叫顧建勳，生於 1982 年 11 月，我出生在貴州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父母都是地道的農民，身體都不好，五姊妹都在讀書，應該說家庭經濟條件比較差，初中讀書時我常常感到很苦惱，因為每天早上都感到很累很餓，學習也很不適應，壓力也特別大，但我不放棄，努力才有希望，知識改變命運。當然，這種壓力沒有持續太久，2000 年 7 月考入了凱里民族師範學校，有幸得到樹華基金會三年的資助共 5000 多元，逐步擺脫內心由貧困造成的陰影，找到了努力的方向，這使我能夠安心的完成了師範學業。

2003 年 12 月參加工作以來，我很認真地工作和學習，幫助家庭困難的學生買學習用品，就像樹華基金會愛我那樣。我現在是一名農村小學教師，原來在凱里市浪寨小學，現在調到凱里市三棵樹小學從事教育教學，在學校裡主要教孩子們數學、音樂。工作十五年來，所帶的學生有的考取重點本科大學，有的考取一般本科院校，現已畢業，自己也很快樂。

樹華基金會給予我的不僅僅是物質的幫助，更多的是給予我信心與勇氣。自古到今，滴水之恩定以湧泉相報，不知怎麼樣去回報幫助過我的樹華基金會，但是我想，我一定會努力，盡量讓自己做得更好！

2018 年 12 月 3 日 (郵箱：441784826@qq.com)



顧建勳和他的學生們



## 樹華基金，感謝有您

【編者】顧小武，樹華 2000 級師範學生，現任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板溪九年制中學教務處主任兼任課教師。遠隔重洋，因為助學，樹華與為學費一籌莫展的顧小武相遇。正如顧小武自己所說的：樹華不僅送來了資金，更重要的是送來了溫暖和關愛。這種愛像父愛、像母愛，一直陪我到現在，乃至將來。這種愛不僅僅是樹華湯老師一個人的，是整個樹華基金會成員的精神。他永垂不朽，發揚光大，傳遍中華大地！

### 凱里市師範 2000 級受樹華資助學生：顧小武

我叫顧小武，是 2000 年受到樹華基金會資助的學生，來自貴州省黔東南州凱里市凱棠鎮的一個偏遠落後的山村里。1982 年 9 月出生在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民家庭裡，一家 9 口人，我有七個兄弟，無姐妹，家裡排行老四。父母無文化，是本分的農民，家裡的生活開支大部分全靠父母外出打工掙錢來維持，家裡生活十分貧寒。加上我們幾兄弟的學費，家裡的負擔更重，苦不堪言。父母為了這個家，常年在外，過年過節不著家。

然而，老天爺並不可憐我家，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當我 12 歲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父親不幸患上肺結核，無錢醫治而離開我們，母親因承受不住父親的離去痛苦不堪，又面對我們幾個無知的兄弟，為了我們的生活和讀書的學費，常常淚流滿面。

隨著父親的離去，家裡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正在上初中畢業班的大哥，選擇輟學外出打工，讓二哥、三哥先上完初中。我也被迫休學一年，回家幫家裡照顧弟弟們，放牛、砍柴、打豬菜等等。每當看見別家孩子背著書興高采烈去讀書時，心裡有許多說不出的苦澀。心裡非常渴望上學，常常一個人偷偷的哭。我心裡想：大哥為了這個家輟學在外打工非常辛苦，我要學會堅強。

第二年，二哥不負眾望，以優異成績考取了中專。美譽傳遍鄉里。全家人非常高興，露出了多年沒有的笑臉。高興歡聚一場之後，面對二哥那幾千元的昂貴學費，陷入了困境。這個機會對於全家人來說，太不容易了。母親為了能讓我二哥上中專，向十里八鄉，左親右鄰的親朋好友都藉錢，好不容易湊齊了學費。三哥也因此輟學和大哥外出打工。

我又繼續在家裡照顧弟弟們、放牛、砍柴、打豬菜、洗衣做飯等等。時過一年，熬似三秋。我終於如願以償的又回到了往日熟悉的校園。我知道讀書的機會是大哥、二哥和三哥他們給的，它來之不易，我非常珍惜。我為了報答他們，我一邊努力學習，一邊照顧 3 個弟弟，操持家裡。從五年級開始到初中畢業，我的成績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

2000 年我初中畢業了，又面臨了困難，上高中、中專、中師或畢業外出打工是我面臨最大的挑戰。因為二哥上了中專，欠下許多債務，還有三個弟弟在讀書，全家人又一次為了我的畢業去向，陷入了困境。

天無絕人之路，車到山前必有路。在我絕望的時候，凱棠中學王建勇校長和班主任張奇勇老師來到了我家，帶來樹華基金會幫扶農村學生就讀中師學校的好消息。支持祖國教育，支持農村學生教育。幫扶的學生名單有限，希望我報考中師，獲得樹華基金助學金，減輕家裡負擔。我喜出望外，毫不猶豫的報考了中師。功夫不負有心人，通過我的努力，如願以償考取的黔東南州苗族侗族自治州凱里民族師範。

樹華基金會的雪中送炭，讓我家走出了困境，度過了難關。在我最需要的時候不僅僅送來了溫暖和資金，更重要的是送來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老師—湯汝榮老師。在學校裡，我的學習、生活都得到樹華基金會全體成員和湯老師的關心。師範三年，也是我最難熬的三年。我是從農村來的孩子，離開偏遠的家，第一次來到了大城市，我舉目無親。每當學習、生活遇到點點滴滴困難的時候，樹華基金會成員、湯老師、師範的老師、以及我的家人和朋友，默默的鼓勵我，支持我。特別是年過八十多的湯老師，遠在他鄉，工作繁忙，可他從不忘記在百忙之中還記得寫信來關心我、教育我、鼓勵我。看著信中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扣人心弦，透露著不平凡的爱。這種愛像父愛、像母愛，一直陪我到現在，乃至將來。這種愛不僅僅是湯老師一個人的，是整個樹華基金會成員的精神。他永垂不朽，發揚光大，傳遍中華大地！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一轉眼，師範畢業已經有十五個春秋。如今我已經站在三尺講台上，成為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我沒有忘記自己當初的諾言，沒有讓關心過我的人失望，我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

畢業之際，忙於就業競爭考試，找工作，四處奔波，與樹華失去了音信，就像斷了線的風箏，只有深深的記憶。直到今天在我校有幸見到了徐老師和王老師，談起了我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他們讓我找回了組織，我非常高興。

“知識改變命運”，說得一點不錯。但我要感謝樹華基金曾經的資助、感謝湯老師的諄諄教誨、感謝所有關心我的人默默地付出。沒有你們，就沒有我的今天；也曾經感恩那段苦難的童年生活，因為有你，讓我與樹華相遇。因為有你，有樹華，讓我改變了一生的命運！

15年來，在生活上、工作上曾有過收穫，也有失去；有過快樂，也有痛苦和無奈。現在我仍然在教育的路上繼續前行，我將繼續努力，用你們的爱化為我的力量，關心每一個孩子，關心每一個學生，為孩子們、學生們提供一片燦爛的天空。

再一次誠摯地感謝您們，敬祝您們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幸福安康！

2018年11月28日於板溪學校



顧小武和板溪中學的學生



## 我是樹華的女兒

【編者】雷紅，樹華 2000 級師範學生，現任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凱里縣大風洞老君寨小學班主任老師，已經在鄉村從教 15 年。雷紅稱自己是樹華的女兒，她要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盡力去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你們的愛，我深藏於心。只要樹華需要，我將全力以赴！”雷紅，樹華、樹華的捐款人為有你這樣的女兒而驕傲！

尊敬的樹華教育基金會的愛心人士們：

您們好！

此時此刻，我懷著一顆感恩的心，由衷地向你們道聲：“謝謝！是您們的大愛成就了今天的我！”

我先簡單地介紹下自己，我叫雷紅，生於 1985 年 10 月，我出生在貴州山區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裡。我現在是一名農村小學教師，在學校裡主要教孩子們語文、英語、音樂。如今，我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大女兒 11 歲，小女兒 1 歲。我的愛人也是一名農村小學教師。

我是幸運的，因為我遇上了樹華教育基金會，得到了基金會的幫助。我來回顧一下我和樹華的一些故事吧！記得我在上初中三年級的時候，中考臨近，那時我的姐姐正在上高中，我的妹妹在上初一，考慮到家庭的貧困情況，我選擇了報考師範學校，因為這樣我能儘早出來工作，能早補貼家用，減輕父母的負擔。老師和同學都勸我報考重點高中，因為在他們的眼中，我一直是佼佼者。最終我還是決定報考師範學校。2000 年中考前幾天，我的班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語重心長地對我說：“雷紅，你確定要報師範學校嗎？確定的話，你就填這張表，我們把樹華基金會資助的機會留給你，因為你成績好，是有希望能考上的，這次只資助報考師範學校的學生。希望你能夠得到資助，安心完成學業。”聽了老師的話，我內心無比激動，因為這是我長那麼大，第一次有資助的好事降臨我的身上，我還清晰的記得，我當時填表的時候，手都是發抖的，也許是因為內心過於激動的緣故吧！

後來我以全鄉鎮中考第一名的成績，進入了凱里民族師範學校。進校後不久，學校的樹華基金會負責人通知我和其他受資助的同學到辦公室開會，當時老師給我們公佈受資助的情況後，我欣喜若狂，因為我一年所得到的資助幾乎是我一年的學費啊，這能夠給我的家庭減輕多大的負擔呀！那一刻，我覺得我是多麼的幸運！週末回家後，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我的父母，我的父母高興得合不攏嘴，我的媽媽含著淚說：“老天有眼呀，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卻得到了這樣的幫助，再苦再累，我們都要堅持，把你們供出來，不辜負這麼多人對你的關愛！”每年的資助金發下來了以後，我都會存在特別開戶的一個存摺裡，然後交給我在城里工作的舅舅保管，這個存摺是很神聖的，平時誰都不能隨便動的，只有我開學報名或者是在校生活費緊張的時候，我的舅舅才會按需取出來給我支付。在我讀師範的那幾年，我的姐姐正在貴州大學讀書，我的妹妹也考入了凱里的重點高中——凱里一中。在師範學習期間，我也很用心，積極參加各種學習活動，自己也獲得了很大的成長。

那時我們三姐妹上學，每年的學費和生活費是筆不小的數目呀，我的父母是老實巴交的農民，每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干著活，由於家裡的責任田少，每年收穫的糧食只夠吃半年，還要掙錢去買半年的糧食，加上供我們上學，簡直是雪上加霜。我家是典型的因學致貧，那時我家可以說是鎮上最窮的，我家的房子也算得上是鎮上最醜的，木板房都談不上。但我的父母是比較注重教育的，別人都嘲笑他們，在農村花那麼多錢，培養三個女兒讀書太傻了，培養女兒有什麼用！我的父母依然堅持著，在用生命掙著每分每角，他們說就算累死都要把我們供出來！也許是這樣的環境影響，我們三姐妹也格外的努力。有一年開學了，父母好不容易湊夠了姐姐和妹妹的報名費，媽媽舒展著眉頭對我說：“老二呀，你是幸運的，還好你得到樹華基金會的資助，否則媽媽真

不知道去哪裡借錢給你報名啊！”師範學習三年裡，我得到樹華基金會的資助共 5000 多元，這使我能夠安心的完成了師範學業，“樹華”一詞也深深地紮根在了我的心裡，讓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我是樹華的女兒，我是樹華大家庭的一員！

2003 年 7 月師範畢業後不久，我走上了講台，成為了一名平凡的農村小學教師。我經常都會和同事和我的學生說，我是樹華基金會資助出來的，世上還是好人多，處處都有大愛。工作以後，我很努力認真地工作，把自己的愛給了每一個農村孩子，就像樹華基金會愛我那樣。工作十多年來，我所帶的班級教學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所帶的班級各方面都一直是學校的榜樣，自己也收穫了很多，在各種活動和教學比賽中多次獲獎。雖然我有很多調進城工作的機會，但是我都放棄了，我覺得農村的學校更適合我。

轉眼間，我師範畢業已經有 15 年了。畢業後，我也和樹華基金會失去了聯絡，15 年後的今天，我終於和基金會聯絡上了，真的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如今，我自己在一線教學崗位上不斷成長，我的姐姐妹妹也都有了很好的工作，我們都有了自己的幸福的小家庭，都在城裡買了房，也買了車。我們的大家庭也越來越好，家裡修起了大樓房，父母也過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沒有樹華基金會的關愛，就沒有我的今天，樹華的愛，我將永遠銘記於心，我也會在自己的人生路上，盡我所能去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把樹華的大愛精神傳播開去。

最後，我要向樹華所有的愛心人士深深鞠一躬：“你們的愛我深藏於心，只要樹華需要，我將全力以赴！”

祝您們工作順利，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此致

敬禮！

樹華的女兒：雷紅，與 2018 年 11 月 28 日

人大代表、優秀教師雷紅和她的家人及學生



## 一套西服

【編者】從小失去父親的文茂常，上師範時花掉的 65 元人民幣，成為他永久的記憶。這裏有童年艱苦生活的烙印，更有著對樹華人無私愛心的紀念。關愛別人是樹華的精神，將激勵我們所有人繼續努力！

### 文茂常，樹華資助的 2000 級師範學生

我從小家裡窮，三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一直到上師範，除了校服，沒有什麼好衣服。當時領到樹華基金會的資助款後，我就回家跟我媽說很想去買一套衣服。我媽同意了，但給我提出了要求，她說：一定要努力讀書改變家裡貧窮落後的面貌；要記住樹華基金會的幫助；要像樹華基金會的愛心人士那樣，將來走向社會了要做個正直的人，懂得關心他人，回報社會。我一一答應了。於是，我花了 65 元錢買了一套西服（第一頁照片二排正中間穿西服的小伙）。現在想來當時不應該這樣亂花錢。

沒有樹華人的愛心和關心，就沒有我的今天。是樹華給了我們一種精神，通過自己的努力工作，不管能力有大小，但一定要有一顆感恩的心，要有一顆為他人，為社會，為國家做出貢獻的心！樹華基金會的這種精神多年來一直在激勵著（我）努力工作。

（特刊所有文章，樹華內部刊物。如需公開轉載，需要匿名處理）